

从听书抗疫 到以声抗疫

□王兴山

2020年春节前夕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,蔓延到全国。不久,我所在的小区有了确诊病例,且和我一栋楼。这样,已经封闭管理的小区,管理措施就更加严格了。原来不让出门上街,我可以在小区内锻炼身体,一有确诊病例,连楼道出口也被封了。生活必需品由原先两天出去一次自己采购,变成了社区志愿者配送。

疫情打破了我的正常生活,每天除了吃、喝、睡外,就是玩手机,弄得头晕脑涨,全身酸软。郁闷中,我只好“丈量”房屋,卧室到卫生间有16步、到厨房有21步,心里盼着早日解封,到外边自由“丈量”美丽的家园。在无聊至极时,朋友发来了“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声书全场免费,陪你宅家抵御肺炎”的消息,我终于有救了。

这次听书抗疫,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史铁生,因为他和我同岁,都是1951年出生。他因风寒致残后,在轮椅上奋笔疾书,写成了《我与地坛》《务虚笔记》等作品。一部部文学作品,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。听了他的《我与地坛》和《务虚笔记》后,我感到命运和生

存对立统一,在于你对人生真谛的理解和把握,我是什么人,我做什么人,找准方向,排除万难。有了感悟,我也忍着当兵时落下的病痛,拿起笔写了快板书《祛病免灾保平安》。解封后,我演唱《祛病免灾保平安》,到社区、公园等进行抗疫宣传。这些小事同史铁生的成就相比虽微不足道,但不虚度时光。

今年春节前,新冠病毒变种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狼狽为奸侵犯人类,其凶险异常。尤其是奥密克戎,它的传染速度快,严密防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“戴口罩、勤洗手、少出门、测体温、不聚集、讲卫生……”在遵守防范措施上,我又有了新招,以声抗疫——唱歌抗疫。

上学时,音乐课是我最喜欢的科目,我曾是人里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。

这次疫情,朋友又发来一个中老年音乐网校招生的消息,我立刻付费报名。学唱《珊瑚颂》这首歌时,我的记忆被拉回小学四年级,那时电影《红珊瑚》刚上映,剧中的主打歌曲就是《珊瑚颂》。我在音乐老师的教唱中得到音乐启蒙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

养家糊口的忙碌,它和生活的联系渐行渐远。这次和它久别重逢网络课堂,老师从专业角度授课,不但教演唱方法,还侧重《珊瑚颂》的内涵。“一树红花照碧海,一团火焰出水来,珊瑚树红春常在,风波浪里把花开,哎——”“云来遮雾来盖,云里雾里放光彩,风吹来浪打来,风吹浪打花常开,哎——”这里的“红花”代表着正义的个人和集体,“火焰”代表着人民战争,“云”“雾”代表着邪恶力量。在学歌的瞬间,我突然灵机一动:当前的新冠病毒不就是“云雾”吗?经过火焰的烧烤,生机盎然的春花一定会沁人心脾,装扮人间。在打卡作业中,我把这种感觉尽情投入《珊瑚颂》的试唱中,老师点评:“有力量,有感情,有特色。”

宇宙是奥妙的,自然是变化的,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究竟有多少“云雾”待拨散,谁也说不清,有一点清楚的是,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,必须树立胜利的信心。我想:听书抗疫和唱歌抗疫都是提高勇气的手段和方法,只要把自己的有限精力投入战胜新冠病毒的斗争中,就是有意义的。

难忘上山拉煤

□杨述道

这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事了,掐指算来已53年,可每忆起上山拉煤一事,总是历历在目,难以忘怀。

1969年秋末冬初之交,父亲因患疝气不能干重活,我便主动承担起上山拉煤的重体力活。

临去拉煤的那天夜里,天气晴朗,群星灿烂,5个准备去山上拉煤的人商定明天5时出发,各带两天干粮和住店起火自吃的白面。谁知干粮、面粉都备好了,老天却变了脸。灰蒙蒙的天下着丝丝细雨,5个拉煤的人聚在一起,犹豫不决,去还是不去?一时举棋不定。忽然,一位年长者说:“吃罢饭了,干粮也准备了,走吧!”就这样,5个人各自拉着一辆架子车,朝着沁阳城北部的太行山水峪寺煤矿奔去。

天,依然下着毛毛细雨,为节省时间,我在年长者的引领下,空车顺小道在王曲村段沁河的人工桥上走过,比走大路去水峪寺煤矿要近5公里。一路上,大家说说笑笑,紧随不舍,相互交谈口袋里装的煤票数(当时凭供应煤票拉煤)。当他们知道5个人中数我年龄最小,煤票却最多时笑了。那位年长者说:“你爹怪狠,俺才拉300公斤呀,就

让你小孩拉350公斤。”他这一说,我有点胆怯,毕竟是第一次上山拉煤,尤其是到山脚下,看着拉煤车下山的人快速下山的情况心里更为害怕,便主动从口袋里掏出25公斤煤票,说好话递给另一位年长者。

老天虽不赏脸,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拉煤人稀车少的机会,不再熬夜排长队。很快,我们就装好煤过磅下山,打乱了两天拉煤的计划。

出发时,爹给一起拉煤的其他4人说:“你们都比国(我的乳名)年龄大,他才17岁,路上多照顾一下。”说完,他转过身又对我说:“爹不担心你上坡,就担心下坡。”爹是拉车行中的高手,又嘱咐我:“下坡时车尾巴擦地,双手用力向上抬住车杆,腰部紧扛着车前的横木,两脚踏地成‘八’字形,身体重心向后倾,慢慢往下溜。绝对不能让车冲你下溜,那样可危险!”说完,爹又给我演示了下坡架车的姿势。我笑了笑,说:“爹,放心吧,没事!”可现在面对陡峭的下山路,我心里真有点发怵。好在我用爹教我的“下山法”,小心翼翼,一步一步平平安安地下了山。

到了山下,浑身湿漉漉的,头

上、脸上分不清哪是汗、哪是雨水,只顾把车上坠后的煤往前移了几锨,又啃了几口干粮,就被年长者催着赶路了。有10多公里全是下坡路,手扶着车杆,根本不用费气,随着车的冲力一路小跑,不足两个小时,就到了县城拐向家乡的小路上。看看太阳,大约13时,我们稍歇一会儿,吃点干粮,冒着细雨又赶路了。面对被雨浸湿变软的黄泥路,我心里真有点力不从心,毕竟自己才17岁呀!面对同伴弓着腰前行,我也倍增向前的勇气。

面对黄泥路,我一步一滑地向前移动。走几米远就停下来,用小棍刮掉车轮上的泥继续向前移动。两个鞋底也是厚厚的泥巴,像个骆驼蹄。没办法,我干脆把鞋一脱放到车上,赤着脚踩着泥泞的路面拼力向前。

先到家的拉煤人给父亲报了信,父亲一听,慌了:“咋一天就回来了?”他忙掂根绳子去接我,可是父亲知道太晚,仅接到村东头。

从山上拉煤回来,父亲心里沉闷了好几天,他自愧身体不好,不该让我代他“出征”。可对我来说,这是一次难得的人生历练,让我锤炼了意志,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。

怀念母亲

□王永红

清明节快到了,我把母女情深记述成文,以慰藉为了我的成长含辛茹苦、已经去世的母亲。

母亲离开我已经43年,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那时,由于家里穷、孩子多,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我曾听母亲讲,有一年春节,她和大姐去北边的几个村庄要饭,被狗咬伤了左小腿,鲜血直流,最后留下一个疤痕。

1972年,我到焦作工作后,每月工资只有34元,但我常想等生活好些了、有房子了,一定把母亲从农村接出来,尽尽做女儿的孝心。到时,我会领着母亲去旅游,让她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;母亲如果走不动,我会推着她去公园里转转,感受一下那里的鸟语花香;在家里,我会给母亲做她喜欢吃的饭菜,让她安享晚年……可惜这样的福分,母亲一天也没有享受过。

1978年夏天,母亲吞

咽不力,我接她来焦作检查。报告出来后,母亲患的是食道癌,已到了晚期。拿着检查报告,我们姐妹三人跑到厕所里痛哭了一场,哭我苦命的母亲,年轻时没啥吃,挎着竹篮去要饭,现在生活好了,却又咽不下去了。回到屋里,母亲发现我们个个眼睛红肿,就劝道:“你们不要瞒我,一切我都明白。我能跟着你们一辈子吗?”母亲说完后,我们四人抱在一起,又痛哭了一场。

有几次半夜醒来,我看见母亲跪在床上,两手抓住头发,忍受着疼痛。我问母亲:“你咋不叫我?”母亲说:“叫你还能替我疼啊?再说你白天还要上班。”1979年2月,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对母亲的怀念没有一丝减弱。每当想起母亲时,我总禁不住潸然泪下,因为我欠母亲太多了,那是永生永世也还不了的恩情。



牡丹(国画) 朱帮义 作

投稿邮箱:jzwbw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